

巨额成交

THE ENORMOUS DEAL

Joseph Finder [美] 约瑟夫·范德尔 著 阮景林 译

巨额成交

THE ENORMOUS DEAL

Joseph Finder [美] 约瑟夫·范德尔 著 阮景林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Killer Instinct

Copyright © 2006 by Joseph Finder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, 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

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,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, LLC.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8 by Chong Qing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贸核渝字(2006)第 14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巨额成交/[美]约瑟夫·范德尔著;阮景林译.-重庆:

重庆出版社,2008.4

ISBN 978-7-5366-9537-5

I.巨… II.①约…②阮… III.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
IV.I712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58310 号

巨额成交

JUECHENGJIAO

[美]约瑟夫·范德尔 著

阮景林 译

出 版 人:罗小卫

策 划: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陈建军

特约编辑:王 勇

封面设计:棱角视觉印象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700mm×1000mm 1/16 印张:20.5 字数:326千

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引子

以前我从来没有开过枪。

事实上，我在这个晚上之前连枪都没摸过。

那是一把柯尔特.45 半自动手枪，握在手里非常的沉；手感也很生硬，枪把相当硌手，抓稳都很困难。幸运的是我离他很近，不用怎么瞄准就可以在他胸口上放进一颗子弹。如果我不能……不能现在杀了他，毫无疑问他会反过来杀了我。我绝对不是他的对手，这个我们俩都很清楚。

已经是半夜了，二十楼就剩下我们两个人。兴许整个楼的人都已经走光了。我办公室外的那片小隔间一片黑暗。平时我的同事和下属会在那儿工作，而我也许再也见不着他们了。

我的手颤抖着，拼命扣下了扳机。

如果你几天以前看见我，你看到的会是个气宇轩昂的公司执行经理，属于事业有成人士，还娶了个漂亮的老婆，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完美。

危险悄悄来临的时候，我几乎都没意识到。

等我意识到时，能不能活到明天早上都已经很难说了。

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危险的种子是什么时候种下的？小学一年级我把雪球扔向了那个叫希恩·赫利的小孩身上的时候？四年级我被第三个挑进儿童足球队的时候？

都不是。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

那是在十个月之前。

1

没错儿，我真是个笨蛋。

我把讴歌轿车开到沟里去了。这要怪我太三心二意了。我正开着车回家，时间晚了，我就跟往常一样把车子开得飞快。车子里轰隆隆地放着 Radiohead 乐队的歌曲《弯曲》。我把左手搭在方向盘上，右手握着我的“黑莓”掌上电脑，用拇指按键盘，把电子邮件调出来，心里盘算着会不会有个新的大客户把订单送过来了。可惜邮件差不多都是我们的副总裁克劳福特离职所带来的后遗症，那家伙刚刚跳槽到 Sony 去了。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。我把“黑莓”（美国最先进的一款移动电话）扔到车座上，一把把手机抓起来。

听铃声我就知道是我的老婆凯特，所以我也不忙着把音响关掉——我猜她就是问问我几点下班回家，好把晚饭准备好。这几个月她迷上了豆腐——豆腐、糙米还有甘蓝，都是些差不多的玩意儿。那些东西对人身体的好处，可味道真够你受的。不过我可没把这话告诉过她。

但她不是为了问那个。一听声音我就知道她哭过。她不说我也明白是为什么哭。

“迪马克打电话了。”她说。迪马克是波士顿试管婴儿中心为我们主诊的医生，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里，他一直把精力放在如何让凯特怀孕这件事上。我对此没抱太大希望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从没见过谁能从试管里造出个孩子来，所以自始至终我都对这件事持保留态度。我的观点是高科技是用来造等离子纯平显示器的，而不是弄个孩子出来。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觉得好像有人在我肚子上捅了一拳。

但最糟的是凯特会怎么样。这些天来的荷尔蒙注射已经快把她逼疯了，这次她一定受不了。

“我感到非常遗憾。”我说。

“他们不会老让咱们这么试下去，你知道的。”她说道，“他们只关心搞成功了多少次，而我们在让他们失望。”

“凯特，试管中心的人仅仅帮我们试了三次。这大概是十分之一的成功率，要么就是十二分之一，对吗？我们会坚持下去的，宝贝儿。就这样。”

“问题是，要是试下去也不管用，我们怎么办？”凯特尖着嗓子说，她的声音哽咽了。我心里抽了一下。“去加利福尼亚的捐赠精子库吗？我做不到。还是领养一个孩子？杰森，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。”

领养当然可以，但也许没嘴上说得这么简单——那不就承认我是个废物蛋了吗？我赶紧把音响拧小。方向盘上有一个我从来搞不清怎么摆弄的小按钮，我用开车那只手的拇指按了几下，结果音量反而越来越大，害得Radiohead乐队把嗓子都撕破了。

“凯特。”我只说了这么一句，刚说完就意识到车子正朝马路牙子冲去，没等我反应过来已经开到公路外面了。我扔了电话，两只胳膊一起抓住方向盘，拼命地转弯——但一切都晚了。

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。我边打方向盘，边把刹车踩到了底。

车子发出了嘎吱一声，刺得人耳朵生疼。我被甩到了方向盘上，然后又被扔回了座位。车子突然整个翻向一边。引擎还在嗡嗡地响着，轮子却在半空中打转。

我意识到身上不怎么疼，大概只是两根肋骨有点轻微的挫伤。有意思的是，这时我脑子里竟然立即冒出了那些讲驾车故事的黑白恐怖老电影。五六十年代那种电影没少拍，全都有个骇人听闻的名字，像《最后的班级舞会》、《机械化死亡》等等。那时候所有的警察都留着平头，戴着宽檐的加拿大山地帽。我们校友会的一个家伙就有这么一卷烂片子，看了以后真能把人吓个半死。我敢说先前还在学怎么倒车的家伙，看了《最后的班级舞会》以后，肯定没胆子站到车子边上去了。

我拧了拧旋钮，把音乐关了，静静地待了两三秒钟，然后把手机从车厢地板上拾起来，准备呼叫AAA。

电话竟然还没掉线，我能听见凯特在里面尖叫。

“嘿。”我说。

“杰森，你没事儿吧？”她已经歇斯底里了，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很好，宝贝儿。”

“杰森，上帝啊，你出车祸了吗？”

“别为这个担心，亲爱的，我一点事儿也没有。我很好。一切都棒极了。别为这个担心。”

四十五分钟之后一辆亮红色的拖车开了过来，车身侧面漆着“M.E.沃什拖车公司”。司机朝我走过来，手里拎着一个写字夹。他个子很高，宽肩膀，下巴上留着乱蓬蓬的山羊胡。头上裹了一条大手帕，在脑后打了一个结。他有一头带着灰色斑点的褐色头发，很容易让人想起鲑鱼来；身上套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，上面印着“哈里·戴维森”。

“嗯，惨不忍睹。”这位老兄说道。

“谢谢你能来。”我说。

“得了，”哈里说道，“让我猜猜。你开车打手机了？”

我眨了眨眼，只迟疑了半秒钟，就驯服地说：“对。”

“那他妈的可很危险。”

“对，一点不错。”我说道，好像没有手机这东西我也照样能活下去似的。不过看样子他对手机不怎么感兴趣。他肯定是位开拖车跟摩托车的主儿，说不定有台接收私人电台的收音机，买“红人”牌儿的嚼烟和“All-man Brothers”的CD。这种人会把卫生纸塞到汽车的手套柜里，修草坪的时候会发现自家汽车停在上面，还一个劲儿地以为美国国歌的最后几个字是“先生们，把引擎点起来”。

“你没事儿吧？”他说。

“是的，我很好。”

他把拖车倒向我的车，然后把底盘降了降，让绞盘钩住我的讴歌轿车。他按了一个键，启动了电动滑轮之类的东西，就这么把我的车从沟里往外拖。幸运的是，我们所在的路段算是人迹罕至——这是我从弗雷明汉的办公室回到马斯派克家里的捷径——所以呼啸而过的车辆并非很多。我注意到拖车的一侧粘了一条纸带，上面写着“支持军队”，另外挡风玻璃上也贴着一张黑白纸带，大意是关于战俘和战时失踪者的。我给自己留了个心眼儿，绝不评价伊拉克战争，除非我想让那家伙的大手把我的喉咙给捏碎了。

“爬上来。”他说道。

拖车的驾驶室里有股雪茄和汽油的腐臭味，仪表板上贴着特种部队的贴纸。我对那场战争的感觉慢慢变得朦朦胧胧的了。

“你有经常去的修理厂吗？”他问。卡车液压器轰轰隆隆地响着，我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。

我有个对修理很在行的朋友，他一定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修理厂。而我本人说不定会把液化器和驯鹿搞混了。“我不常出事故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，你看上去不像会躺到车底下自己给车换油的人。”哈里说道。“我知道一个修理厂。”他说，“离这儿不算太远。咱们最好是去那儿看看。”

他开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说话。我想跟他套套话头儿，但试了几回之后，发现那就跟把湿火柴打着火一样难。

正常情况下我跟谁都能聊得开，话题随便定，体育、孩子、狗狗、电视秀，随便什么都行。我是个销售经理，给世界上最大的一家电子公司干活。这家公司跟 Sony、松下平起平坐。我所在的部门做那些非常惹眼的纯平 LCD、等离子电视和显示器，都是些人们热衷的玩意儿，非常酷。我发现要想当一个优秀的销售代表、一个真有本事的家伙，必须跟谁都能谈得来。我就是这么个人。

然而这个家伙根本不想聊天，试了一会儿之后我也只能作罢。我快地坐在拖车的前座上，享受着一位地狱天使给我开车。车厢的乙烯基内饰上到处粘着口香糖、焦油和别的恶心东西，我必须随时保持警惕，别让我那身昂贵的灰黑色西服粘上了。我感觉了一下自己的肋骨，安慰自己说幸好没断——实际上连一丁点儿疼痛也感觉不到哩。

我往仪表板上贴的东西看了一眼——那是一张特种部队的贴纸，和一条印着“星条旗永不褪色”的贴花纸旗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这卡车是你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的哥们儿开了家拖车公司，我有时出来帮帮忙。”

这家伙的话多起来了。我说：“他在特种部队待过？”

长时的沉默。我怀疑在特种部队待没待过这样的问题是不该问的，否则他可以回答我，但马上就会把我干掉。

我正要把问题重复一遍，他说：“我们俩都是。”

“哈。”我说，之后我们俩又都陷入了沉默。他把收音机扭到了球赛频道。红袜队正在芬卫公园球场跟西雅图水手队打球。两边势均力敌，谁想得分都很困难，所以比分一直很低。真是场刺激的比赛。我喜欢在收音机

上收听棒球赛。我家里有台大个头儿的平板电视，是在我的公司买的，所以打了个“亲友折”。在高分辨率电视上看棒球赛感觉确实很棒，但那跟听收音机可没得比——听吧，棒子打中球时的脆响，观众的尖叫，甚至还有那些汽车玻璃的广告，一切都太经典了。解说员操的那口调子还跟我小时候听的一模一样，说不定从我刚去世的老爸小时候起就是那个味儿了。他们声音干涩，带点鼻腔，就像一双穿旧了的运动鞋，舒服、熟悉，又合脚。他们说的全是老掉牙的词儿，什么“高——腾——空——球”，什么“边角的跑垒员”、“挥棒！漏了！”我喜欢听他们冷不丁地尖声大叫起来，激动地喊着“回跑！回跑！”。

某位解说员正在评论红袜队的投手，他说：“……不过即便是在他打得最好的比赛里，他投的球速也从来没有接近过每小时 100.9 英里的世界最快投速纪录。这个纪录的保持者是……杰瑞，你一定知道那是谁。”

这时另一个家伙说：“是诺兰·莱恩。”

“诺兰·莱恩。”头一个家伙说，“说得好。是在阿纳海姆体育场投出来的。时间是 8 月 20 号，1974 年。”这家伙快要把提示机上的字读完了，大概导播发现有的地方不对，叫他停了嘴。

我说道：“错了。”

司机转向了我：“哦？”

我说：“这些家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最快的投速纪录是马克·沃勒斯创造的。”

“很好。”哈里点头说道，“是马克·沃勒斯。103。”

“对。”我惊奇地说，“每小时 103 英里。1995 年投出来的。”

“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春季训练赛上。”他咧开嘴笑了起来，露出了整齐洁白的牙齿。“还以为没别人知道这个呢。”他说。

“当然，历史上最快的投球手，不是大联盟里的……”

“史蒂夫·德科夫斯基。”哈里说道，“每小时 110 英里。”

“把一个裁判的头盔打碎了。”我边点头边说，“这么说你小时候也是个棒球小鬼喽？收集了上千张棒球卡？”

他又微笑起来。“你说对了。那种陶普斯口香糖的包装里裹着的永远是走了味的蹩脚泡泡糖。”

“那东西老把包装里的卡片粘脏了，对吧？”

他咯咯地笑了。

“你爸爸常带你到芬卫球场？”我问道。

“我不是在这地方长大的。”他说，“密歇根是我老家，另外我老爸也不在我身边。还有，我们买不起球票。”

“我们也是。”我说，“所以我常在收音机上听比赛转播。”

“跟我一样。”

“在后院打棒球吗？”我说，“老是把窗户打破？”

“我们没有后院。”

“我也是。我跟朋友们在街角的一个公园里打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，脸上带着微笑。

我很能理解这个家伙。我们有同样的背景，差不多都是——没钱，没后院，前前后后全一样。只不过我上了大学，然后穿上了西装坐在这里。而他去了军队，跟很多我高中时的兄弟一样。

我们继续听了一会儿球赛。西雅图的头号击球手上场了，第一投他就挥了棒，你能听见那一击清脆的响声。“高腾空球远远地飞向了左场！”一位解说员大叫道。球是奔着红袜队一位伟大的强力击球手飞过去的，不幸的是这位击球好手也是出了名的糟糕外场手。同时他还是个爱异想天开的家伙，经常做些不着边际的事儿，比如会在比赛打到一半的时候从他的左场消失，跑出去撒泡尿。这是除了漏球之外他最爱干的。

“他接住了。”解说员说道，“那球是对着他的手套飞过去的。”

“他会把球掉了。”我说。

哈里笑了起来。“你说中了。”

“这是他的老毛病了。”我说。

哈里笑得更大声了。“真受不了。”他说。

公园球场内发出了一片失望的吼声。“球击中了手套的背面，”解说员说道，“就在他想滑步过去接球的时候击中了手套的背面。连棒球大联盟的比赛也会有这种失误啊。”

我们同时呻吟起来。

哈里关掉了收音机。“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”他说。

“谢谢你。”我们把车停在汽车修理厂的停车位上时，我说道。

这地方非常邋遢，看上去好像是加油站改造而成的。牌子上写的是“威尔奇汽车修理厂”。值班的经理名叫阿卜杜拉，这段时间他要是去机场安检恐怕会遇到些麻烦。我估计哈里会把我可怜的讴歌轿车先卸下来，但他却径直走进了休息室，盯着阿卜杜拉填写我的保险资料。我发现这地方的墙上也贴着一条“支持军队”的纸带和一张特种部队贴纸。

哈里问道：“杰利米在家吗？”

“哦，是的，”阿卜杜拉说道，“没错。在家抱孩子呢。”

“这是我一个朋友。”他说，“叫你们的人照顾着他点儿。”

我环顾四周，最后意识到这位拖车司机指的人是我。

“没问题，科特。”阿卜杜拉说道。

“告诉杰瑞一声我来过这儿。”哈里说道。

拖车司机和阿卜杜拉回到了修理间，我抄起一本过期的《马克西姆》（一种性感时尚杂志）读了起来。两分钟过后他们回来了。

“阿卜杜拉会用看家的本领修你的车。”哈里说道，“这儿的人手艺不错。机控混漆系统。干净漂亮的修理间。你干吗不先把杂志读完，我正好把车弄到修理间里去。”

“谢谢，老兄。”我说。

“好吧，科特，回头见。”阿卜杜拉说。

几分钟之后我走了出去。哈里正坐在他的拖车里收听球赛，拖车的引擎开着。

“嘿，”他说，“你住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那可够远的。在贝尔蒙特。”

“带上你车里的东西，跳上来。”

“你不怕远？”

“我是按钟点儿领钱的，兄弟，不是固定工资。”

我把 CD 从轿车地板上捡起来，又从后座拿上了手提箱和棒球手套。

“你过去在修理厂干过？”回到拖车里时我问道。

步话机响了起来，他把它关掉了。“我什么都干过。”

“拖车这活儿容易干吗？”

他转向了我，脸上带着一副“你没搞错吧”的神情。“能找到的工作，我都会去干。”

“人们不像以前那么喜欢聘用军人了？”

“人们很喜欢聘用军人。”他说，“只是不喜欢聘用那些有 DD 记录的。”

“DD 记录是什么？”

“不名誉退伍。你得把这记录写在申请书上，人们一看见它，你就别想被录用了。”

“哦。”我说，“抱歉问了这个问题。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。”

“不要紧。我只是对这事有点窝火。你要是得了个 DD，就别想拿上退伍津贴或是养老金。真他妈的。”

“这事儿怎么发生的？”我说，“希望不要介意我这么问。”

又是长长的沉默。他打了一下转向灯，换到了另一条车道上。“不，我不介意。”他没再说下去，我怀疑他还会不会回答我的问题。这时他说道：“我所在的特种部队 A 组的头儿命令我们一半的人参加那次自杀式的任务，那回在提克里特（伊拉克某市镇，萨达姆在此地被捕）的搜捕行动。我告诉头儿我们百分之九十九要中埋伏，你猜怎么着？兄弟们果然中了埋伏。我们受到榴弹炮的攻击，我的哥们儿吉米·多纳迪奥死了。”

他陷入了沉默。他的两眼直直地盯着马路，然后说道：“一个挺好的家伙，眼看着就要复员了。有个看都没看过一眼的孩子。我喜欢那个家伙，所以我就把良好记录丢了。我追上我们头儿——用脑袋撞翻了那个混蛋，把他的鼻子揍扁了。”

“哇，”我说，“上帝。这不是你的错。后来你就上了军事法庭什么的？”

他耸了耸肩。“很幸运，他们没送我去莱文沃思监狱。但是高层的人谁也不想让人注意到那天晚上的事，他们也不想让 CID（陆军刑事调查司令部）介入进来。那样影响军队的士气，更糟的是名声不好。所以事情就这么了结了：不名誉退伍，立即复员。”

“哇。”我又惊呼了一次。虽然不知道 CID 是什么东西，但我也不准备追问下去。

“那么你是……是个律师什么的？”

“推销员。”

“在哪儿干？”

“卖电子产品。在弗雷明汉。”

“很酷。你能帮我搞到一台等离子电视吗？”

我犹豫了一下。“我不管客户服务这一块，但我应该能做点什么。”

他笑了。“开了个玩笑。那种货我哪个也买不起，批发价儿都不行。嗯，我看了你拿上来的那副手套，真漂亮。‘罗林金手套’的顶级皮革系列。跟职业队用的一样，看上去很新，像刚拆封的。才拿到不久？”

“哦，大概有两年了。”我说，“我老婆送给我的礼物。”

“哦，你玩吗？”

“不经常玩，主要是在公司组的队里玩。玩的是垒球，不是棒球，但是我老婆不知道这两样儿有什么区别。”我们的球队一直吃败仗，可以说败得溃不成军，有点像巴尔的摩金莺队在 1988 赛季的历史性惨败，“你玩吗？”

他耸了耸肩膀。“过去是。”

一阵沉默。

“在学校的时候？”我说。

“入选过底特律老虎队的预备队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的投球速度每小时有 94 英里左右。”

“不会吧，老天！”我转过脸去看着他。

“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，而是去当了兵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叫科特。”他把右手从方向盘上撤下来，结结实实地握住了我的手，“科特·桑克。”

“杰森·斯特曼。”

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。然后我脑子里冒出了一个主意。

“我们需要一个投手。”我说。

“谁？”

“我公司的球队。明天晚上有场比赛，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像样的投手。明天你愿不愿意给我们队打场球？”

他沉默了很长时间，然后说道：“你们的队员不都应该是公司里的职员吗？”

“打起球来谁也不管是公司里的还是公司外的。”

科特又沉默了。

过了一分钟，我说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他耸起了肩膀。“我不知道。”他的眼睛盯着马路，脸上微微露出了一

点笑容。

这个时候，那看上去还是个不错的主意。

2

我爱我的老婆。

有时候我怀疑一个如此聪明睿智，还有——噢，是的，美若天仙的女人，怎么会下嫁给我这样的小子。她喜欢开玩笑说我们俩的结合是我推销生涯最伟大的业绩。这个我倒不反对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单“生意”我确实是拿下来了。

我进屋的时候凯特正坐在睡椅上看电视。她的腿上放着一盒爆米花，面前的咖啡桌上有一杯白葡萄酒。她穿了一条上预科学校时发的已经褪了色的体操短裤，这条短裤正好衬托出她那双修长柔美的腿。她一看见我进来就从睡椅上跳起来，冲过来把我搂住。我忍着痛向后缩了一下，但她没有发现。“哦，上帝啊。”她说，“我担心死了。”

“我很好，我告诉过你了。唯一受伤的是我的自尊心。那个拖车司机一定暗地里诋毁我的车技了。”

“你一点事儿也没有吗，杰？你系好安全带了吗，别的也都没忘吗？”她退后一步审视着我。她的眼睛是很棒的绿褐色，头发是乌黑的，下巴很细，而颧骨却很高。她让我想起一个叫凯瑟琳·赫本的黑头发的年轻姑娘。可爱的凯特却总认为自己资质平平，说她的五官太突出太夸张了。今天晚上她的眼睛又红又肿，很明显是大哭过一场。

“车子只是开出了公路。”我说，“我没事儿，但车出了点毛病。”

“那车子嘛。”她无所谓地挥了一下手，好像我的 TL 版讴歌轿车是团卫生纸似的。我想她这种贵族姿态是从她父母那里继承来的。你知道，凯特家某种程度上算是有钱人家。她的家族曾经阔气过，但是财产没能成功地

传到她这一代。斯宾塞家族是从1929年左右开始家道中落的，那时她的曾祖父在大萧条的节骨眼上作出了几个荒唐的投资决定。而她爸爸又是个酒鬼，只知花钱，不懂理财，所以祖上的家底儿到他这一代就告完结了。

凯特继承的只是良好的教育，优雅的谈吐，一群有钱人家的朋友——这些人对她如今的境遇倍感扼腕——和一屋子古董。很多这样的古董被她塞进了我们在贝尔蒙特的房子里。那是套殖民地时期的三居房，占地四分之一英亩。

“你怎么回来的？”她问道。

“拖车司机帮忙。有趣的家伙——是个前特种部队队员。”

“嗯。”她哼了一声，那种爱答不理又假装有些兴趣的鼻腔音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。

“那是晚饭吗？”我说，伸手指了指咖啡桌上的那盒爆米花。

“亲爱的，我很抱歉，今天晚上我没心情做饭。你想让我给你做点什么吗？”

冰箱里的豆腐块儿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我几乎打了一个寒战。“别为这个操心，我随便吃点东西就可以。过来。”我又拥抱了她，这一次我没有退缩，硬生生地把疼痛感压了下去，“忘了那辆车子，我关心的是你。”

她突然在我怀里哭了起来。看来她是撑不住了。我感觉到她的胸脯起伏起伏，滚烫的眼泪浸湿了我的衬衫。我更紧地抱住她。“我真的以为……这一次会管用。”她说。

“下次吧，或许下次行。我们必须耐心点儿，对吗？”

“你什么都不挂在心上吗？”

“我不考虑那些我无能为力的事儿。”我说。

一会儿之后，我们一起坐到睡椅上看电视。这椅子硬得让你想起教堂里的长条凳，坐在上面绝对谈不上舒服，但它毫无疑问是件值钱的英国古董。探索频道正在播放一部关于矮猩猩的纪录片。这猴子聪明到家了，似乎比人类进化得还好。它们看上去是母系社会。片子里放了一段母猩猩引诱公猩猩的镜头：母猩猩张开双腿，把屁股凑到了公猩猩的脸上。解说员称之为“示爱”。我及时抑制了想要评论我们夫妻性生活的冲动，那种生活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—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治疗不育的关系，总之我们

的性生活已经演变成了双方的性冷淡。我已经记不起来凯特上次“示爱”是在什么时候。

我抓起一把爆米花。这东西嚼起来咔嚓咔嚓响，还流出一点儿“无法相信这不是黄油”（黄油品牌）的味道，吃着就像泡沫塑料。出于礼貌我没有把它们从嘴里喷出去，而是嚼烂了之后，咽进了肚子。

母猩猩似乎进展不大，但是她依然锲而不舍。她展开一条手臂，指尖儿朝上对着公猩猩招手，活像无声电影里的妓女。然而那位雄性却像个呆子。母猩猩冲到对方的面前，一把攥住了他的睾丸，劲道很猛。

“哎哟！”我喊道，“我看她根本没读过《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》（一本解析男性心理的书）。”

凯特摇了摇头，并没有打算笑。

我站起身来，走进了浴室，吞下了两片雅维止痛药。然后来到厨房，给自己盛了一大碗奥里奥冰激凌。我没问凯特要不要也来点儿，因为她从来不碰冰激凌。凡是跟增肥沾边儿的东西她都躲得远远的。

我坐回到睡椅上，把脸埋到了冰激凌里。解说员继续说道：“有着特殊关系的母猩猩们互相亲吻、拥抱，互相抚摸生殖器。”

“那公猩猩们干吗去了？”我说，“拿着遥控器坐在沙发上看吗？”

她望着我钻到冰激凌里的脸。“那是什么，宝贝儿？”

“这个吗？”我说，“低脂豆腐冰牛奶的替代品。”

“亲爱的，你知道，晚上最好别吃冰激凌。”

“可我不想早上吃。”

“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。”她说，同时摸了摸她平坦的小腹。我跟她比当然是相形见绌，刚三十岁就已经长了个将军肚。凯特能吃任何她想吃的东西却不会增加体重——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陈代谢，女人们甚至因为这个恨她。我发现自己对此也会有点恼火。要是我有她那样的新陈代谢，我就不用整天吃麦片和丹贝了。

“我们能换个频道吗？”我说，“这片子都快让我勃起了。”

“杰森，真恶心。”她拿起遥控器，把上百个频道飞快地过了个遍，最终在一个似曾相识的节目上停了下来。我认出那帮演员是演漂亮的高中兄妹和他们离了婚的父亲的，这位父亲自己还是个离婚案律师。这是福克斯电视台的节目《S.B.》，讲的是漂亮又有钱的高中生和他们的家庭的故事。他

们住在圣巴巴拉城——班级舞会、车祸、离婚案、吸毒、妈妈外遇，什么事儿他们都遇上了。这已经成了今年最火的电视节目。

而制作这个节目的就是我的连襟——克雷格·格雷泽。他是位功成名就的电视制片人，娶了凯特的姐姐苏茜。我跟克雷格面子上都假装相处得不错。

“你怎么看这种烂片子？”我说，把遥控器从她手里抢过来，换到了一个国家地理频道风格的老节目上。这个节目正在讲亚马逊雨林里一个原始部落的生活，部落的名字叫亚诺马莫。

“下个星期克雷格和苏茜就来了，你最好是做好待客的准备。”

“那都是表面功夫，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？我对那小子的真实看法，不管怎么样他们也不会知道。”

“哦，苏茜知道。”

“她对那小子的想法恐怕跟我一样。”

凯特气愤地竖起了眉毛，但是什么也没说。

我们无精打采地又看了一会儿那个自然类节目。解说员操着一口浓重的英国口音，称亚诺马莫人是世界上最暴力、最有攻击性的民族。他们是有名的“暴民”，民族内部时常爆发战争。战争通常都是因为女人而起，因为女人在那里是稀有物。

“我打赌你一定对此感到欣慰，哈？”我说，“为了女人打仗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“我在女权运动课上研究过‘暴民’。他们的男人也虐待妻子。妇女们认为她们身上的刀疤越多，丈夫就一定越爱她们。”凯特床边的桌子上永远摆放着某本女权运动的书。最新的一本好像叫《这一性别并不唯一》。我没搞懂这书名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幸运的是没人把这个当智力题拿来问我。

近几年来凯特开始对神秘的非洲和南美文化兴趣浓烈，我想这要归功于她的工作。她就职于设立在波士顿的梅耶基金会。这个基金会主要对民间和街头艺术进行资助。他们发钱给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，只要这些人能做出跟我八岁侄子同一水准的油画或者雕塑来。但是他们对自己的雇员却非常吝啬。这家基金会给凯特的报酬是年薪八千美元，还堂而皇之地认为她应该为有在此工作的机会而倒给他们钱。我想她上班花在汽油和停车费上的钱比她挣的那点儿还多。